

弟切草

おと

ぎ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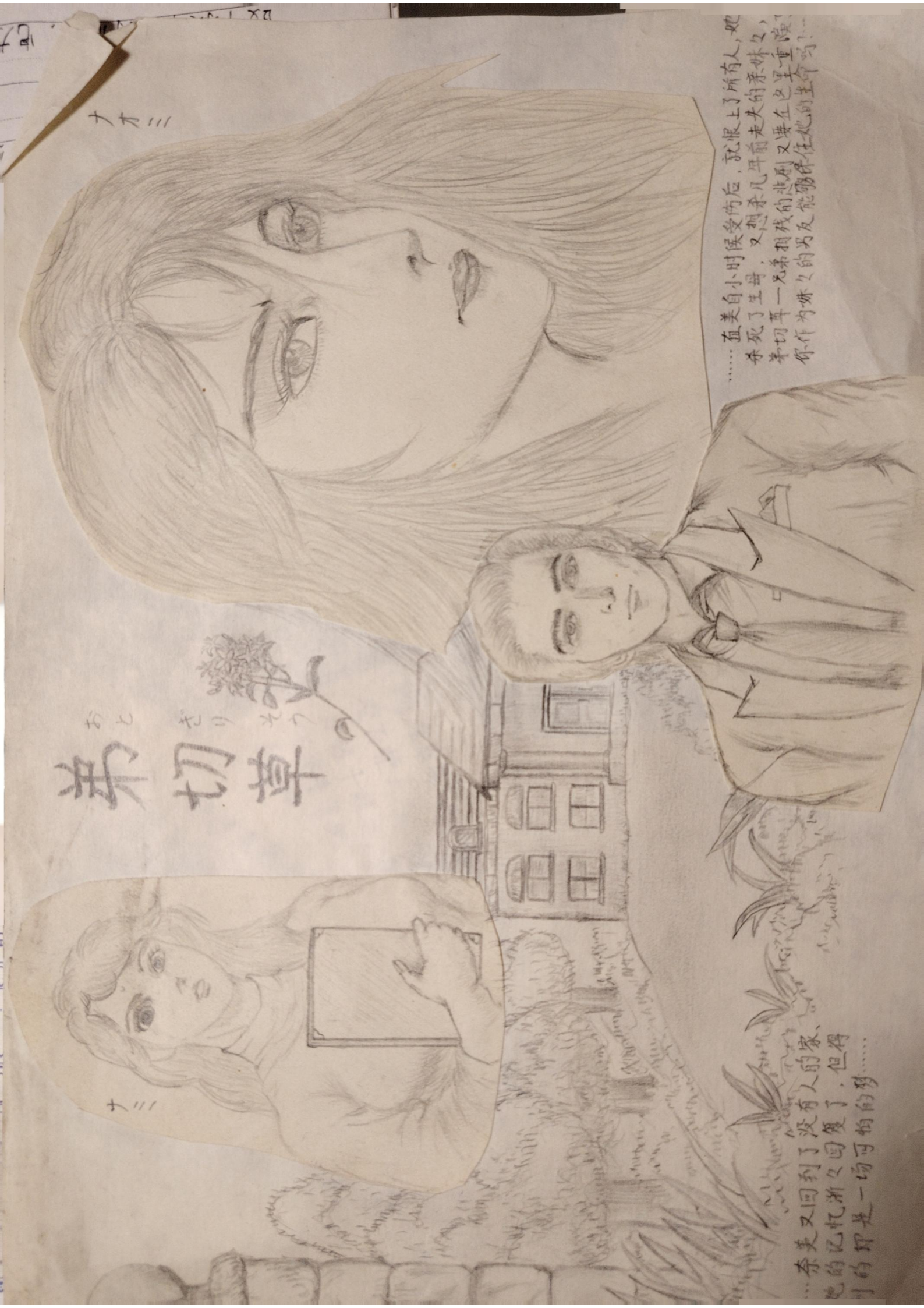
せう

ナニ

ナニ

……直美自小时候受伤后，就爱上了所有人，她杀死了生母，又想杀几坪前走失的亲妹久，幸切草——兄弟相残的悲剧又要在这这里重演！你作为妹久的男及能够保住她的生命吗？

……奈美又回到了没有人的家，她的记忆渐渐回复了，但得知的却是一场可怕的情景……



「当然狩猎中止，五天后再开始」✓

「晚上，许多人来找兄弟要祖传密药，脾气好的弟弟答应了，但哥哥不同意，这是先祖的心血，是不能外传的，否则必须自杀，父亲就是这样死的，你忘了吗？」

弟弟一夜未睡，出门去池塘边，遇见一个女子，女子的请求打动了弟弟，他把药赠给了她，并让她转送其他人。五天后，哥哥知道了此事，就杀死了亲弟弟……

④「那飞散的血溅在庭院中的草叶上留下点，点黑斑，故名弟切草」✓

「这种花的故事很有趣吧」「是和女人在池边……」奈美笑了起来。✓

A. 我冷静的说「有个限度吧」

B. 我也一起笑了起来。✓

「啊，这条路与来时不同啊」✓

A. 「嗯，我也认为不一样」

B. 「不要胡说，路会飞吗？」

我打开雨刷，外面相当暗，路上无灯。✓

打开车灯，远处的路标看不清，开快点，靠近一看「减速急转弯」。✓

前边果然有一处下坡处弯很大。我一踩刹车，但有一股力量在向上顶，连踩两三次都失灵了，车子飞快的从坡上冲下。✓

「刹车失效」，雨点，猛烈，敲击着车前窗。✓

「前，前边！」奈美指着前边尖叫着。眼前已经是急转了，✓

我使劲把方向盘向右转，但车子竟不转向。✓

「糟了，这样要出事」。我 A. 手闸，

B 跳车。 C. 再踩脚闸。

A……躲过对面车，撞到小河里。✓

「哈——」全身是汗，一丝力气也没了，旁边的奈美低着头。「没事吧」「我死了吗」奈美的头上冒出汗来。✓

A「没伤着吧？」

B我观察着周围。

A……「嗯，没事」，忽然，一道闪电劈开了路旁的树，一瞬间就分裂开并燃烧起来。「倒下来了」我和奈美跳出车外，车被砸坏了。

奈美不安的说「怎么办，车坏了，又下起雨来了……」

A. 我也不安的靠近奈美。

B. 回到公路边搭车。

C. 我向远处的闪亮处走。

「雨越下越大了」奈美用手遮着雨，手上是坤包，「好啊」，我打开包，有一支小手电筒。刚一开开关，弟切草的黄色小花立刻映入眼帘。「这种环境还开放」可别的花均枯萎了。「象是道路」花一直向林中伸去，「真的，是通向哪里吧」，「那里有光」奈美指着林中，「放弃搭车了？」「我们去看看吧」，奈美又笑了，但笑中隐藏着一种恐惧感。「去那家休息一下吧，去吧。」我牵着奈美的手向林中走去。越走弟切草越多，难道真是传说的再现？三条路。

A 正中。 B 右边。 C 左边。

⑤ 正中路向前渐平坦，突然，视线开扩了，眼前出现一座庞大的屋子，我们被这景象呆住了：光闪闪的巨大黑铁门，墙里的一切从铁格子中一览无遗。

「可怕的屋子」奈美吸了口气。「进去吗？」「嗯，只是有点害怕」我走过去，门没上锁，门柱上有一个门铃。从门到房子有

闻,不是有人!」两人松了口气。奈美看了看衣柜上方。并排放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红裙子娃娃,「这个娃娃我靠见过……」我伸手拿起一个「这个吗?」「不要!」奈美一把抱过,又拿起另一个,两个都贴在脸上,此刻她忽然露出一种安心的表情,似乎很愉快。「我回忆起了小时候……」「这娃娃哪都有啊」「可这个不同,很特别」她闭上眼睛沉浸在过去中,女人的心情真难理解。「我们去找那白衣人吧!」「嗯」奈美睁开眼,宝贝般放回衣柜上,临出门还向娃娃招手。

① 回到厅上,「这门很怪」正门的对面也有门,白衣人可能从此入内的,我打开门,「是隧道」我开手电一照,里面还有门,「那门是开着的」奈美颤声说,进了门,地板均已腐烂,奈美「那里有光」果然,柱子旁有一个细长的影子,闪着黄光,走近一看是石上除了荧光物,在光中,似乎刻着有字,奈美用指甲扣了半天,才看清写着两个名字「直美、奈美」。

奈美僵住了「奈美是我,直美是谁呢?……」我拍了拍她肩膀「也许是偶然,不要一脸阴沉沉的」,「你刚才说的白衣人,象不象我?」「不,不……」

A. 为什么奈美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

B. 直美是谁,

C. 奈美说象不象是什么意思?

打破沉闷,我对奈美说「我们回屋吧,你不想再冲个淋浴吗?」「可是……」

我靠近她耳旁「或者这次两个人一起洗?」「好啊……」她终于又笑了。

回到屋中,我们来到一间未曾进过

的房间,开灯,原来是钢琴室,面对庭院,是一面大玻璃窗。奈美弹了几下钢琴,忽然看着我身后「那是」,回头一看,是一副人物肖像,是穿和服的三十岁左右女子,手拿一些野花放在胸前。奈美「你知道这画的意义吗?」有一种挑战的口气。我

A「象模似样加奈美的画」

B「人很漂亮」

C「啊,那野花是亲切草吧!」

A. 奈美「不对,你不觉得那人象我吗?」我仔细一看,果然与奈美极象,尤其笑起来神态极相同,只是画中人似乎笑中隐藏着杀机。「不爱啊」我撒谎道。「哼」奈美微笑着,我又逗了她几句,她生气了,这时我才说「象」。她默视着画像突然蹦出几个字「母亲、姐……」紧接着向出口跑去,「去哪儿」我慌忙拉住她,「离开去找那干尸」奈美半疯狂的挣扎着。「冷静点奈美!怎么了?」我用力扳转她的身子,双目对视「跟我说清楚怎么回事?」「我、我以前在这儿住过……」「以前,何时?」「不记得了,小时候确实与父母、姐……一起住过这里,只是记忆丧失,现在才想起来,那干尸是母亲还是姐……呢?」

A「明白了,奈美,我和你一起去找那干尸吧」

B「稍等,我们先在沙发上喝会儿,再找不迟!」

② 我们上了二层,「去哪儿」回头奈美不见了。A. 下一楼找。B. 自己去向前

刚下楼,无人轮椅飞了过来,我一内躲开,不知是谁推的。这时,一扇门打开了,是奈美,可她一见我立刻又关上了门,我

开门，却见她坐在床上正在哭，「怎么
了，奈美！」窗台上有一张旧照片，是两个
三岁如卵的孩童，衣服上的名字是奈美
和直美。奈美捂着脸哭着跑出门，我
愣住了，莫非那是直美，她为什么这样，
是有什么仇恨吧！浴室的事也是她干的
吧。我很担心奈美，廊下的屋子大概
是直美的，地上有一行湿脚印，忽然，
「铛」的一声响。A、去直美房间。B、去琴
房。C、直美附近。

直美屋中，找两本书，上写「一年一班」，
是直美小时候的日记，以及一本大人的日记，
都叙述了一种离奇的奇数，并讲到母亲有什
么事瞒着她，她问而不答。后来母亲被
关在屋里出不来，死了，全家只剩她一人，她
一直热切的寻找着奈美。日记断了，「原
来这样」，忽然有人挥手，是直美吗？出门
一看，人影闪进了邻屋中，我们匆匆把
手，「有电——」我被电昏了。

过了很久，我醒过来，手还被捆住了，
脸上摆的，是羊头牌。「这是那棺材吧！」
我抬起头，见奈美坐在轮椅上，直美正
给她梳头，「一直没见过你面，又记得小
时候在一起玩，母亲却说你已经死了，她
死时也没说，好毒啊。」「但我一直在想
你，想为你化妆，哈哈……」她笑起来
很美。「我一向孤独，上学时也没朋友，
一直与母亲相伴从不外出，失去了人类的
友谊，我还有花草、风、星光作伴……」

我终于明白了，这是自闭症，她把
自己同外界完全隔绝了。日记上说她
被烧伤过，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病。

只见她推着轮椅「奈美，我要让

我大叫「等一下」，直美「啊」了关锅盖，
她走近了，我却无力反抗，火，她扔进
棺材中，我身上着了：「好想烧死我？」周
围火起事了。我把手伸过去，总算烧断
了绳子。看窗户，已烧起来了，同时她二
也不知去向。火势太大，我砸开门，
「奈美！」眼前有一扇半开的门，刚一
探头，一把斧子从鼻上飞过，「是机关。」我
拿起斧头，「她们在哪儿呢？」我想起
那扇开不开的门，「一定在那里！」我跑
过去，从钥匙孔往里一看，奈美昏倒在
轮椅上，直美正在调一种药物，还冒着
白烟。「奈美你看你母亲吧！」竟是那具干
尸。直美拿着药靠近奈美的脸，奈美拚
命扭过脸去，但马上被直美的左手按住
了，奈美的双目中流下了泪水「不要哭
不痛，一瞬即死。」我大怒，挥斧劈开
大门，甩手投掷过去，「啊——」直美被
吓得一躲，手中药落在干尸上，立时，干
尸被溶解了，「啊、母亲、母亲……」直美
大叫着。我快速解开奈美的绳索，忽
然传来大的响动和震颤，火已蔓延了
整个屋子，「逃吧」我拉起奈美跑出走
廊，又传来爆炸声，我们跑入门厅，
「出不去啊」「没关系」我举起大斧。这
时，火已封住了大门，我急忙砸水槽，
却没有水，我们只好分头从走廊的
暗道走。但奈美一直未出来，我只
好又回去找她，终于找到了晕头转向
的奈美。我背起她跳出窗户，逃出
了火场。直美却陪着母亲葬身火海……

黑夜中，火焰映红了院子，一场惨
剧发生了，直美、我和奈美……（全文）